

卷四

書名 新刻粉妝樓傳記八十回 清北京刊本
 撰者 清 竹溪山人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
 編號 D86426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粉妝樓傳記八十回 清北京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粉妝樓傳記卷之一

第一回

繫紅繩月干聯姻

圻黃旗風前別友

詩曰

光陰遇嬾似輕雲

不朽還須建大勳

壯畧欲扶天日墜

雄心豈人駕駘群

却緣否運姑理迹

會遇昌期早致君

為是史書收不盡

故將彩筆譜奇交

從來國
治亂只有忠
臣兩途盡
忠的為公
忘私為國
忘家

君前念頭
那富貴功
名總置之
度外及至
勢阻時

經行權把
別人弄壞
的局面從
新整頓一
番依舊

良家齊國
治這纔是
報國的良
臣克家的
令子惟



兄的書信千萬拜托收好了要緊別無所贈這是些須幾兩銀子權爲路費望乞收留趙勝道蒙恩公前欠大德未得圖報今日又蒙厚賜叫我趙勝何以為報羅焜道快快收了上路不必多言趙勝只得取了銀子書信出了飯店背了行李夫妻二人只得洒泪而別千恩萬謝的去了且言羅焜打發趙勝夫妻動身之後也收拾行李將程公爺的錦囊取在貼肉身旁還清了房錢賞了店小二二三兩銀子別了店家曉行夜宿往淮安去了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那日黃昏時分也到淮安境內問明白了路往相府而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粉粧樓傳記卷之二終

新刻粉粧樓傳記卷之四

第二十四回

玉面虎公堂遭刑

祁子富山中送信

話說羅焜到了淮安已是黃昏時分問明白了相府的住宅走到門口扣門門內問道是那裡來的羅焜回道是長安來的門公聽得長安來的只道老爺有家信到了忙忙開門一看見一位年少書生又無伴侶只得問道你是長安那裡來的可有書信羅焜性急說道你不要只管盤問快去稟告太太說是長安羅二公子到了有事要見快快通報那門公聽得此言大驚忙忙走進後堂正遇太太同着候登坐在後堂門公稟道太太今有長安羅二公子特來有事要見夫人

太太聽見說不好了這個冤家到了如何是好他若知道這
死了玉霜豈肯干休侯登問道他就是一個人來的麼門公
道就是一個人來的候登道如此容易他是自來尋死的你
可出去暗暗吩咐家中人等不要提起小姐之事請他進來
相見我自自有道理門公去了太太忙問道是何道理侯登道
目下各處掛榜拿他兇兇二人他今日是自來送死的我們
就拿他送官一者又請了賞二者又除了害豈不爲妙太太
說道問得他十分利害倘若拿他不住惟恐反受其害侯登
道這有何難只須如此如此就拿他了太太聽了大喜道好
計話言未了只見門公領了公子來到後堂見了太太道岳
母大人請坐待小婿拜見太太假意含沮說道賢婿一路辛

苦只行常禮罷羅焜拜了四雙人拜太太又叫侯登過來見
了禮分賓主坐下太太叫了鬟獻茶太太道老身聞得賢婿
府上凶信整七的哭了幾天只因山遙路遠無法可施幸喜
賢婿今日光臨老身才放心一二正是

暗中設計言偏美

笑裡藏刀話轉甜

當下羅焜見侯氏夫人言語之中十分親熱只認他是真情
遂將如何被害如何拿問如何逃走的話細細告訴一遍太
太道原來如此可恨沈謙這等作惡若是你岳父在朝也同
他辨白一場公子道小婿特來向岳父借一隊人馬到雲南
定國公馬伯伯那裡會同家兄一同起兵到邊關救我爹
爹還朝伸冤報仇雪恨不想岳父大人又不在家又往陝西

去了如何是好太太道賢婿一路辛苦且在這裡歇宿兩天
那時老身叫個得九的家人同你一路前去羅焜以為好意
那裡知道就同侯登談些世務太太吩咐家人備酒接風打
掃一進內書房與羅焜安歇家人領命去了不一時酒席備
完家人捧進後堂擱下太太就同羅焜侯登三人在一處飲
酒侯登有心要灌醉羅焜才好下手一遞一盃只顧斟酒羅
焜只認做好意並不推辭一連飲了十數盃早已吃得九分
醉了惟恐失儀放下盃兒同太太道小婿酒已有了求岳母
讓一盃太太笑道賢婿遠來老身不知也沒有備得全席得
酒無請當面見性羅焜道多蒙岳母如此費心小婿怎敢見
怪太太道既不見怪叫了鬟取金斗過來滿飲三斗好安歇

羅焜不敢推辭只得連飲三斗吃得爛醉如泥伏在桌上
沐不醒太太同侯登見了心中大喜說道好了好了他不得
動下忙叫一声人在那裡原來侯登先已吩咐四個得六的
家人先備下麻繩鐵索在外伺候只等羅焜醉了便來動手
當下四名家人聽得呼喚一齊擁進後堂扶起羅焜扯到書
房脫下上身衣服這麻繩鐵索將羅焜渾身上下捆了二三
十道放在床上反鎖了他的房門叫人在外面看守定了然
後侯登來到後堂說道小姪先報了毛守備調兵前來拿了
他一同進城去見淮安府方無疎太太道只是要小心要緊
侯登道曉得不須姑母費心只等五更將盡小姪就上錦堂
衙去了正是
准備督馬擒猛虎
安排香餌釣鯨魚
粉性凌

原來淮安府城外有一守備鎮守衙門名喚錦亭衙門理有
一個署印的守備姓毛名真洲年方二十六七他是個行伍
出身却是貪財好色飲酒宿娼無所不爲同侯登却十分相
好侯登守到五更時分忙叫家人點了火把備了馬出門上
馬加鞭來到錦亭衙門前天色這早侯登下馬叫人通報那
守備衙中看門的眾役平日都是認得的忙問道侯大爺爲
何今日此一刻就來有何話說侯登着急說有機密事前來
見你老爺快快與我通報門上人見他來的緊急忙忙進
內宅門上報信轉稟內堂那毛守備正在酣睡之時聽見此
言忙忙起來請侯登內堂相見見過禮分賓主坐下毛守備
開言問道侯年只此此刻光降有何見教侯登道有一件大富

貴的事送來與老恩甚同享毛守備道有何富貴快請言明
侯登將計捉羅焜之事細說一遍道這豈不是一件大富貴
的事申奏朝廷一定是有封賞的只求老恩早發兵前
去拿人要緊毛守備聽得此言大喜忙忙點起五十多名步
共一個七手執鎗刀器械同侯登一路上打馬加鞭跑來不
表侯登同毛守備帶了兵丁前來且言羅焜被侯氏侯登奸
計灌醉縹緲起來睡到次日天亮才醒見渾身都是繩索捆
紮吃了大驚道不好了中了計了要掙時那裡掙得動只聽
得一聲吆喝毛守備當先領兵丁擁進房來不由不說把羅
焜推出房門又加上兩條鐵索鎖了手脚放在車中同侯登
一齊動身往淮安府內而來那淮安府臧大爺聽得錦亭衙
分生姿 金回第二十四回

毛守備在柏府裡拿住反叛羅焜忙點鼓升堂審問虛實
只見毛守備同侯登二人先上堂來奏見已畢臧知府問起
原因侯登將計擒羅焜之事說了一遍知府叫將欽犯帶上
堂來只見左右將羅焜扯上堂來跪下知府問道你家罪犯
天條滿門抄斬你就該伏法領罪才是爲甚麼逃走在外意
欲何爲一一從實招來免受刑法羅焜見問不覺大怒道可
恨沈謙這賊害了俺全家性命冤沉海底俺原是逃出長安
勾兵救父爲國除賊的誰知又被無義的禽獸刑計擒來有
死而已不必多言那知府見羅焜口供甚是決然又問道你
哥哥羅燦今在那裡快快招來羅焜道他已到邊頭關去了
俺如何知道知府道不用刑法如何肯招喝令左右與我拖

于五打兩邊一吉荅應將羅焜拖下一綑四十可憐打得度
開肉綻鮮血淋漓羅焜咬定牙關只是不語知府見來不出
口供只得將羅焜行李打開一看只見有一口寶劍却寫着
魯國公程府字號嚇得知府說道此事弄大了且將他收監
申詳上司再作道理不表淮安府申詳上司單言那一日毛
守備到柏府去拿了羅焜把一鎮市的人都哄動了人人都
來看審反叛個個都來看英雄一傳十十傳百擠個不了
也是英雄該因有救却驚動了一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那
子富他進城買豆子聽得這個消息一驚非小忙忙急急跑
回家來告訴女兒一遍和巧雲說道爹爹想他當日在滿春
園救了我們三人今日也該救他才是你可快快收拾收拾
分送幾一

到雞爪山去找尋胡奎娶緊祁子富依言往雞爪山去了要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染瘟疫羅焜得病

賣人頭胡奎探監

話說祁子富依了女兒之言先奔胡奎家中來尋胡奎將羅
焜的事告訴他母親一遍胡太太同龍太太聽見此言嘆息
了一會可憐偏是好人多磨難胡太太道我孩兒自同龍太
太回家之後就往雞爪山去了未曾回來想必還在山上你
除非親到山上去走一遭同衆人商議商議救他才好祁子
富道事不宜遲我就上雞爪山去了我去之後倘若胡老翁
回來叫他想法要緊說罷就乱了兩位太太跑回家去吃了

早飯背了個小小的包袱拿了一條拐杖張二娘收了店面
才要出門只見來了一條大漢渾着腰刀背着行李走得滿
面風塵進店來問道借問一吉鎖上有個獵戶名叫龍標不
知你老又可認得他祁子富道龍標我却聞名不會會面轉
是龍太太我却認得纔纔看見的你們問他怎的龍標聽得
此言滿面暗笑忙忙拜道那就是家母在下就是龍標只
因出外白久今日才回來見鎖了門不知家母那裡去了既
是老丈纔會見的敢末指引祁子富聽了好生大喜說道好
了又有了一個到手到了忙忙放下行李道我引你去見便
了二人出了店門離了鎮口竟奔胡府而來一路上告訴他
前後緣故龍標也自放心不一時來到胡府見了兩位太太

龍太太見兒子回來好不快樂忙問小姐的家信可曾送到
龍標回言我走到西安誰知柏老爺進京去了白走了一遭
信也沒有送到太太道幸虧柏小姐去了若是在這裡豈不
是等了一場空了龍標忙問道小姐往那裡去了龍太太就
將遇見侯登叫秋紅探聽信息主僕相會商議迤走到鎮江
投他母舅後來候登親自來尋相聞一場多蒙胡奎根救的
話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龍標聽了大怒道可恨侯登如此
伴惡倘若撞的我龍標手中他也莫想活命太太說道公子
羅耀誤投柏府如今也被他拿住了送在府裡現今在監不
死未定怎生救得他才好龍標聽了大吃一驚問道怎生拿
住的祁子富說道耳聞得候氏同候登假意殷勤將酒灌醉

昏迷不醒將繩索綁起報與錦亭衙毛守備帶領兵丁同侯
登解送府裡去的幸喜我進城買豆子才得了這個信息我
如今要往雞爪山去找尋胡老爺來救他只是衙門中要個
人去打聽打聽才好龍標道這個容易衙門口我有個朋友
央他自然照應只是你老爺上雞爪山速去速來才好祁子
富道這個自然不消吩咐當下二人商議已定祁子富走回
家背了行李連夜上雞爪山去了不表祁子富上雞爪山去
單言龍標他也不回家去就在胡府收拾收拾帶了幾兩銀
子離了胡家鎮放開大步進得城來走到府口他是個獵戶
的營生官裡有他的名字錢糧差務那些當門戶的都是認
得他的一個個都來同他拱拱手說道久違了今日來找那

個的龍標道來找王二哥說話的家人道他在街坊上呢龍標道難爲別了衆人來到街上正遇見王二哥把他扯定到茶坊裡對面坐下龍標道聞得府裡拿住了反叛羅焜送在監裡老兄該有生色了王二將眉一縐說道大哥不要提起這羅焜身上連一文也沒有得況且他是個公子的性兒一時要茶要水亂喊亂罵他又無親友這是一件苦差龍標道王二哥我有一件心事同你商議耳聞得羅焜在長安是一條好漢我與他有一面之交今日聞得他如此犯事我特備了兩箇來同他談談一者完昔日朋友之情二者也省了你家茶水三者小弟少不時候他不知你二哥意下如何那王二沉沉暗想道我想龍標他是木府的獵戶總是爲朋友之

情別無他意且落得娶他些銀子再講主意已定向龍標說既是賢弟面上有何不可龍標見王二允了心中大喜忙向腰內拿出一個銀包足有三兩送與王二道權爲使費王二假意推辭了一會方才收下龍標又拿出一錠銀子說道這錠銀子就煩二哥拿去買兩樣菜兒央二嫂叔叔收拾那王二拿了銀子好不歡喜就邀龍標到家坐于他忙忙拿了一銀子帶了籃子上街去買菜打酒整治龍標在他家等了一會只見王二帶了個小伙計拿了些雞鴨魚肉酒菜等件送在廚下忙叫老婆上鍋忙個不了龍標說道難爲了嫂子忙壞了王二道你我弟兄都是爲朋友之事這有何妨不一刻俱已備辦現成了等到黃昏之後王二叫人挑了酒菜同龍

標二人悄悄走到監門口王二叫伙計開了門引龍標入內
那龍標走到裡面一看只見黑洞洞的冷風撲面臭氣冲人
那些受了刑的罪犯你呼我叫可憐哀告不止好不悽慘龍
標見了不覺嘆息那禁子王二領了龍標來到羅焜的號內
掛起燈籠開了鎖只見羅焜蓬頭赤脚睡在地干噤声不止
王二近前叫道羅相公不要呼有人來看你了連叫數声羅
焜只是兩且揚揚並不開口原來羅焜挨了打着了氣又感
冒風寒進了牢又被牢中獄氣一冲不覺染了瘟疫症病重
不知人事王二叫龍標來看那龍標又沒有與羅焜會過平
日是聞他名的領了刑子富之命而來見他得了病症忙上
前來看那羅焜渾身似火四足如水十分沉重龍標道却

是無法可施只得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一件叫王二替他蓋
好了身子將酒筒捧出牢來一同來到王二家中二人對飲
了一會龍標問道醫生可得進去歷王二笑道這牢裡醫生
那肯進去連官府拿票子差遣他也不肯進這號裡去的龍
標聽了暗暗着急只得拜托王二早晚間照應照應又稱了
幾兩銀子托他買床鋪蓋餘下的銀子買些生薑丸散等件
與他調理龍標料理已定別了王二說道凡事拜托連夜回
家去了不表龍標回家單言刑子富自從別了龍標即忙動
身離了淮安曉行夜宿奔山東登州府雞瓜山而來在路行
程非止一日那日黃昏時分已到山下遇見了廸山的嘍囉
前來擒捉他刑子富道不要動手煩你快快通報一声說淮
陽姓姜

安那子富有機密事要見胡大玉的嘍囉聽了就領那子富
進了寨門卽來通報啟上大王今有淮安那子富有機密事
求見胡大王特來稟報胡奎聽了說道此人前來必有原故
裴天雄道喚他進來便知分曉當下那子富隨囉兵上了聚
義廳見了諸位大王一一行禮胡奎問道你今前來莫非家
下有甚麼原故那子富見問就將羅焜到淮安投柏府認親
侯登用計同毛守備解送到府裡現今在監事在危急我特
連夜來山拜求諸位大王救他才好胡奎聽得此言只急得
暴躁如雷忙與眾人商議齊諸葛謝元說道諒此小事不須
着着裴大哥與魯大哥領守山寨我等只須如此如此就是
了裴天雄大喜點起五十名嘍兵與胡奎那子富作前隊引

路過天星孫虎領五十名嘍兵爲第二隊齊諸葛謝元領五
十名嘍兵爲第三隊兩頭蛙王坤領五十名嘍兵爲第四隊
雙尾蝎李仲領五十名嘍兵爲第五隊又點五十名能幹的
嘍兵下山四面巡風報信當下五條好漢三百嘍兵裝束已
畢一隊人馬下山奔淮安府而來不一日已到淮安將三百
名嘍兵分在四路住下五條好漢同那子富歸家探信正遇
龍標從府前而回同眾人相見了說羅焜病重如山諸位前
來必有妙策只是一件目下鋪亭衙毛守備同侯登相厚防
察甚是嚴謹你們五人在此倘若露出風聲反爲不便胡奎
道等俺今日晚上先除一害再作道理當下六條好漢商議
已定都到龍標家中龍標忙去治了酒席款待眾人吃到五

更以後胡奎起身脫去了長衣服帶了一口短刀向衆人說道俺今前去結果了毛守備的性命再來飲酒說罷跼起身來將手一抽跳出大門竟奔錦亭衙去了不知毛守備死活存亡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過天星夜請名醫

穿山甲計傳藥鋪

話說胡奎別了五位英雄竟奔錦亭衙而來到了衙門東首牆邊將身一縱縱上了屋順着星光找到內院輕輕跳下伏在黑暗之處只見一個了鬚拿着燈走將出來口理啣七嘍嘍說道此刻纔睡着走進廂房去了胡奎暗道想必就是他的房傳了一會悄悄來到牕下一張只見殘燈未滅他

夫妻已經睡了胡奎輕輕撥開房門走至裡面他二人該惜命到無常吃醉了酒俱已睡着胡奎掀起帳幔只一刀先殺了毛守備那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滾將下來夫人驚醒看見一條黑漢手執利刀纔要喊叫早被胡奎順手一刀砍了頭來將兩個血淋淋的人頭結了頭髮扣在一處扯了一幅帳幔包將起來背在肩上插了短刀走出房來來至天井將身一縱縱上房屋輕輕落下上路而回一路上趁着星光到了龍標門首那時已是五更天氣五人正在心焦商議前來接應忽見胡奎跳進門來將肩上的物件往地下一擲衆人吃驚上前着時却是兩個人頭包在一處衆人問道你是怎生殺的這等爽快胡奎將越房殺了毛守備夫妻兩個說了一

遍大家稱羨仍包好了人頭重又飲了一會方才畧畧安歇
不表單言次日那城外的人也都鬧反了俱說毛守備的頭
不見了兵丁進城報了知府知府大驚隨即上轎來到衙裡
相驗屍首收入棺內用封皮封了棺木問了衙內的人口俱
當時做了文書通詳上司一面點了官兵捕快懸了賞單四
路捉拿偷頭的大盜好不嚴緊淮安城內人人說道才拿住
反叛羅焜又弄出偷頭的事來必有蹊蹊連知府也急得無
法可治不表城內驚疑單言眾人起來胡奎說道羅賢弟病
在牢內就是劫獄也無內應且待我進牢去做個帮手也好
行事龍標道不是頑耍要小心要緊胡奎道不妨你只是當當
來往兩邊傳信就是了商議已定胡奎收拾得當別了眾人

帶了個人頭進城來到府門口只見那些人三五成羣都說
的偷頭的事胡奎走到鬧市裡把一個血淋淋的人頭朝南
「一擲大叫道賣頭賣頭嚇得眾人一齊喊道不好了偷頭
的人來賣頭了」一聲喊叫早有七八個捕快兵丁擁來正是
毛守備的首級一把揪住胡奎來稟知府知府大驚道好高
怪那有殺人的頭人還把頭拿了來賣的道理忙傳鼓升堂
審問只見衆衙役拿着一個人頭帶着胡奎跪下知府驗過
了頭喝道你是那裡人好大膽的強從殺了朝廷敕命官還
敢前來賣弄我想你的人多那一個頭而今現在那裡從實
招來免受刑法胡奎笑道一兩個人頭要甚麼大緊想你們
這些貪官污吏平日盡不知善了多少人物的性命到來怪俺
分庄安 第二十六回 十一

了知府大怒喝令與我扯下去夫起來兩邊答應一聲將胡奎扯下去夾將起來三繩收足胡奎只當不知連名姓也不說出知府急了只問那個頭在那裡明奎大叫道那個頭是俺吃了你待我老爺好些俺變願頭來還你你若用刑今夜連你的頭都叫人來偷了去看你怎樣知府吃了一驚吩咐收監再詳再審按下知府登成文家連夜通詳上司去了且言胡奎上了刑具來到監中將些鬼話唬嚇眾人道你等知若放肆俺叫人將你們的頭一發總偷了去把個禁子王二嚇得喏喏連聲眾人俯就他不與死因號內代他鋪下草荐睡在地下上了鎖就去了當時事有湊巧胡奎的櫃床緊靠着羅焜旁邊二人知是司着號男羅焜在那裡時時不止只

是亂罵胡奎聽見口音抬起頭來一看正是羅焜垂在地下胡奎心中暗喜等人夫丁扒到羅焜環邊低低叫聲羅賢弟俺胡奎在此看你羅焜那裡答應只是亂哼並不知人事胡奎道這般光景如何是好話分兩頭單言龍標當晚進城我定王二買了些酒肉同他進監來看羅焜他二人是見過幾次的獄卒都不盤問當下二人進內來到羅焜床前放下酒餚與羅焜吃時羅焜依舊不醒掉回頭來却看見是胡奎胡奎也看見是龍標兩下裡只是不敢說話龍標陡生一計向王二說道我今日買了一服丸藥來與他吃煩你二哥去弄碗葱薑湯來才好王二只得弄開水去了龍標哄開王二胡奎道羅焜的病重你要想法請個醫生來指他看看才好龍

標道名醫却有只是不肯進來胡奎道你今晚回去與謝元商議便了二人關會已定王二拿了開水來了龍標板起羅屍吃了丸藥別了王二來到家中會過衆位好漢就躲胡奎的言語向謝元說了一遍謝元笑道你這裡可有個名醫龍標回道就是鎮上有個名醫他有回生的手段與人稱他做小神仙張勇只是請他不去謝元道這個容易只要孫賢弟前去走走就說如此如此便了衆人大喜當日黃昏時候那過天星孫彪將毛守備去人的那顆頭背在肩上身邊帶了短兵器等到夜間行個手段實開大步趕奔鎮上而來找尋張勇的住宅若是別人深黑之時看不見踪跡惟有這孫彪的眼有夜光與白日是一樣的不多一待只見一座門樓上

回開着三門上有一匾匾上有四個大字寫道醫可通神屋上有一行小字爲神醫張勇立孫彪看見大喜道好了我到了上前扣門却好張勇還未曾睡出來開門會了孫彪問他求因孫彪道久仰先生的高名只因俺有個朋友得了病症在監內意欲請先生進去看一看自當重謝張勇聽得此言微微冷笑道我連官府卿紳請我看病還要三請四邀你叫我到牢中去看病太把我看輕了些就將臉一變向孫彪說道小生自幼行醫從沒有到監獄之中實難從命你另請高明的就是了孫彪道既是先生不去到驚動了只是要求一服妙藥發汗張勇道這個可得卽走進內房去拿丸藥孫彪吹熄了燈輕輕的將那顆人頭往桌子底下藥篋裡一藏叫分注裝

道燈熄了張勇忙叫小廝擎燈送丸藥出來孫彪接了丸藥說道承愛了別了張勇去了這張勇却也不介意口小廝關好了門戶吹熄了燈火就去安軒不提且言孫彪離了張勇前門首回到龍家見了衆人將請張勇之言說了一遍大家笑了一會謝元忙取過筆來寫了一封銳囊交與龍標說道明日早些起來將錦囊帶去與胡奎知道若是官府審問叫他依此計而行你然後再約捕快叫他們到張勇家去搜頭我明日要別處去住此三時莫要露出風聲我自叫孫彪夜來探聽信息各人幹事要緊當下衆人前議已定次日五更謝元等各投別處安身去了單言龍標又進城來同王二到茶坊坐下說道王二可有裡大財送來與你你切莫說出我

來王二笑道若是有財發怎肯說出你來我不欺了你且說是甚麼財龍標道那個偷頭的黑漢我在小神仙張勇家見過他一面聞得他都是結交江湖上的匪人但是外路使錢棒賣膏藥的都在他家歇腳有幾個回夥人是一路的目下官府追問那個人頭正無着落你何不進去送個訪單你多少些也得他幾十兩銀子使用使用王二道你可拿得穩麼龍標道怎麼不穩只是一件我還要送藥與羅焜你可帶我進去王二道這個容易遂出了茶坊叫小二就帶龍標進監他隨即就來到捕快班房商議去了不表王二同衆人商議進衙門送訪且言那小神仙張勇一宿過來次日早起只見藥籠裏邊土地下有多少血跡順着血跡一看吃了大驚只見

米步校 卷四 一三
一個人頭睜眼蓬頭滾在藥籠等處好不害怕張勇大叫道
不好了嚇倒在地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淮安府認假爲真

賽元壇將無作有

話說張勇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藥籠之內他就大叫一
声不好了跌倒在地有小使快來扶起問道太爺爲何如此
張勇道你你看那那桌桌子底下一個人人頭小使上
前一看果是一個女人的首級合家慌了手脚都亂嚷道反
了反了出了妖怪了好端的人家怎麼滾出個人頭來了是
那裡來的張勇道不要声声張還還還是想個法法見才
才好內中有個老家人道你們不要叫如今毛守備夫妻兩

個頭都不見了本府太爺十分着急點了官兵捕快四下裡
巡拿昨日聽見人說有個黑漢提着毛守備的頭在府前主
賣被人拿住審了一堂收了監恰恰的只少了守備夫人的
頭未曾完案現在追尋想來此頭是有蹊蹺這頭一定是他
的快快睜着麴舍拿去理了正要動手只聽得前後一声喊
叫擁進二三十個官兵捕快正撞個滿懷不由分說將張勇
鎖了帶着那個人頭拿到淮安府去了可憐他妻子老小一
個個只嚇得魂飛魄散嗷嗷慟哭忙叫老家人帶了銀子到
府前料理不表且言王二同衆捕快將張勇帶到衙門口早
有毛守備的家人上前認了頭那些街坊上人聽見這個信
息都來看人頭罵道張勇原來是個強盜不言身人之事單
粉粧樓 卷四 第二十七回

言那知府升堂吩咐帶上張勇罵道你既習醫當知王法爲何結連強盜殺官從頭實招免受刑法張勇見問回道太之命在上寬和小的一向行醫自安本分怎耳料連強盜況且醫生與守備交無仇噴求太老爺詳察知府始笑道你既未曾結連強盜爲何人頭在你家裡張勇回道醫生清早起來收拾藥囊就看見這個人頭不知從何而來正在驚慌就被太爺的金差拿來小的真正是冤枉求太爺明鏡高照知府怒道我把你這刁奴不用刑恁肯招認吩咐左右與我夾起來兩邊答應王爺就將張勇擡在地下扯去鞋襪夾將起來可憐張勇如何受得起大叫一聲昏死在地左右忙取涼水一噴悠悠甦醒知府問道你招不招張勇回道交無冤器交

無見証又無羽翼分明是冤枉叫我從何處招起知府道人賍現獲你還要抵賴也罷我還你個對証就是了忙拿一根硃簽叫禁子去提那偷頭的原犯王二拿着簽子進監來提胡奎胡奎道又來請老爺做甚的王二道大王我們太爺拿到你的夥計了現在堂上審問口供叫你去對証胡奎是早間龍標進監看羅焜將錦囊遞與胡奎看過的他聽得此言心中明白同王二來到階前跪下知府便叫張勇你前去認認他張勇扒到胡奎跟前認認胡奎故意着驚問道你是怎生被他們捉來的張勇大驚道你是何人我却不認得你胡奎故意丟個眼色低声道你只說認不得我那知府見了這般光景心中不覺大怒罵道你這該死的奴才還不招認分姓麥

張勇哭道憲天太爺在上小的實在是冤枉他圖賴我的我實在不認得他知府怒道你們兩個方才眉來眼去分明是一黨的強徒還要抵賴喝令左右將他一人一隻腿夾起來問他招也不招可憐張勇乃是個讀書人那裡拚得過胡奎只夾得死去活來當受不起胡奎道張兄弟非關我事是你自己犯出來的不如招了罷張勇夾昏了只得喊道太老爺求鬆了刑小人願招了知府吩咐鬆了刑張勇無奈只得亂招道小人不合結連強盜殺官府頭件件是實知府見他畫了供隨即做文通詳上司一面賞了捕快的花紅一面將人犯吩咐收監那張勇的家人聽了這個信息跑回家中合家痛哭恨罵商議商議帶了幾日兩銀子到上司衙門中去料

理去了且言張勇問成死罪來到監中同胡奎在一處鎖了好不冤苦罵胡奎道瘟強盜我同你往口無仇近日無冤你害我怎的胡奎只是不做声由他叫罵等到三更時分人都睡了胡奎低低叫道張先生你還是要死還是要活張勇怒道好好的人爲何不要活胡奎說你若是要活也不難只依俺一句話到明日朝審之時只要俺反了口供就活了你的性命張勇道依你甚麼話且說來胡奎指定羅焜說道這是俺的兄弟你醫好了他的病俺就救你出去張勇方纔明白是昨日請他不來的緣故因此陷害遂說道你們想這也太毒了些只是醫病不難却叫何人去配藥胡奎說只要你開了方子自有一人去配藥張勇道這就容易了等到次日天

明張勇扒到羅焜床前隔着柵欄子伸手過去帶他看了脈
胡奎問道病勢如何可還有救張勇道不効事病雖重待我
隨醫就是了二人正在說話只見龍標同王二走來胡奎只
做不知故意大叫道王二這個病人睡在此地日夜哼喊吵
得俺難過若再過些時不要把俺攔起病來還怕要把這一
牢的人都要過起病來起着這個張先生在此順便請了替
他看看也好這也是你們的干涉龍標接口道也好央張先
生開個方兒待我去配藥王二只得開了鎖讓張勇進去有
了一會要筆硯寫了方兒龍標拿了配藥去了正是

仙機人不識

妙算鬼難猜

當下龍標拿了藥方飛走上街配了四劑藥送到牢中王二

埋怨道你就配這許多藥來那個伏侍他胡奎道不要埋怨

他等我伏侍他便了王二道又難為你送了些水炭木碗等

件放在牢內心中想四面牆壁都是石頭房子又高又大又

鎖着他們也不怕他飛上天去就將物件丟與他弄胡奎大

喜就急煽起火來煎好了藥扶起羅焜將藥灌下去代他蓋

好了身上也是羅焜不該死從早睡至三更時分出了一身

大汗方才醒轉口中哼道好難過也胡奎大喜忙拿了開

水來與羅焜吃了低低叫道羅兄弟俺胡奎在此你可認得

我麼羅焜聽見吃了一驚問道你爲何也到此地胡奎說道

特來救你的就將刑子富如何報信如何上山如何膏頭到

監如何請醫的話細細說了一遍說罷二人大哭早把個小

神仙張勇嚇得不敢做聲只是發戰胡奎道張先生你不要
駭怕俺連累你吃這一場苦少不得救你出去重重相謝若
是外人知道你我都沒得性命張勇聽得此言只得用心用
意的醫治羅焜在獄內吃了四劑藥病就好了又有龍標和
張勇家內天天送酒送肉將養了半個月早已身子強壯一
復如初龍標回去告訴謝元謝元大喜就點了五名嘍兵先
將胡龍兩位老太太送上山去暗約衆家好漢商議劫獄當
時衆好漢聚齊人馬叫龍標進牢報信龍標走到府前只見
街坊上衆人都說道今日看斬反叛府門口發了綁三人那
些千百把總兵丁捕快人等跑個不了龍標聽見大驚也不
進牢回頭望家就跑拿出穿山甲的手段放開大步一溜烟

飛將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劫法場大鬧淮安

追官兵非歸山寨

話說龍標聽得今日要斬反叛府門口發綁三人他回頭就
跑到家中却好四位好 正坐在家裡等信龍標進來告
訴衆人衆人說道幸虧早去一刺險些誤了大事爲今之計
還是怎生謝先道既是今日斬他三人我們只須如此如此
就救了他們了衆人太喜道好計五位英雄各各準備收拾
去了不提是言淮安府看了京詳打點出入看官你道羅焜
胡奎張勇三人也沒有大審如何京詳就到了原來淮安府
的父書到了京沈大師看了知道羅焜等久在監中必一他

變就親筆批道反叛羅焜並盜案殺官的首惡胡奎張勇俱
係罪不容誅本當解京梟首示衆奈羅焜等梟惡非常羽黨
甚衆若解長安惟恐中途有失發該府就卽斬首將兇犯首
級解京示衆羽黨俟獲到日定奪火速火速臧知府奉了來
文遂卽和城守備並軍廳巡檢府議道羅焜等不是善類今
日出斬務要小心守備軍廳都穿了盛甲全身披掛點起五
百名馬步兵下四名把總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頂盔貫甲
先在法場伺候這臧知府也是內襯軟甲外罩大紅坐了大
堂擁齊百十名捕快獄卒當堂吩咐道今日出人不比往常
各人小心要緊知府吩咐畢隨卽標牌禁子扯人那王二帶
了二十名獄卒擁進牢中向羅焜道今日恭喜你了不由分

說一齊上前將羅焜胡奎一齊綁了來綁張勇張勇早已魂
飛魄散昏死過去當下王二綁了三人來到獄神堂燒過香
紙左右簇擁纔出監門點過名知府賞了斬酒就標了犯人
招了劊子手嘗過了花紅兵馬前後圍定破鑼破鼓擁將出
來押到法場可憐把個張勇家裡哭得無處伸冤只得備些
祭禮買一口棺木到法場上伺候收屍且言淮安百姓多來
看斬大盜須臾挨擠了有數千餘人又有一起趕馬的約有
七八匹馬十數人也擠進來看又有一夥脚夫推着六七輛
車子也擠進來看又有一班獵戶掛着弓揜着馬挑着些野
味也擠進來看官兵那裡趕得去正在嘈嚷之際只見比邊
的人馬哨開一聲吆喝臧知府押着衆人來到法場裡面下
分注裝一可第二十八回
七一

馬坐不公家劊子手將羅焜胡奎張勇三個人推在法場跪下只等午時三刻就要開刀處斬當下羅焜胡奎張勇跪在地下正要掙扎猛抬頭見龍標同了些獵戶跼在背後胡奎暗暗歡喜正丟個眼色忽見當案孔目一騎馬飛跑下來手執皂旗一展喝聲午時三刻已到快快斬首報來一聲未了只聽得三個大炮家軍吶喊劊子手正要舉刀猛聽得一棒鑼聲趕馬的喙中擁出五條好漢一齊搶來龍標手快上前幾刀割斷了三人的繩索早有小叟羅搶了張勇皆着就跑羅焜胡奎兩位英雄奪了刀在手往知府真案前砍慌得軍廳守備千百把總一齊上前迎敵賊知府嚇得面如土色上馬往城裡就跑這邊羅焜胡奎龍標謝元孫彪王坤李仲七

條好漢一齊上馬勇力爭先領了三百叟羅四面殺來那五百官兵同軍廳守備那裡抵敵得住且戰且走往城中飛跑可憐那些來看的百姓跑不及的殺傷了無數七條好漢就如生龍活虎一般只殺得五百官兵抱頭鼠竄奔進城中去了衆好漢趕了一回也就收兵聚在一處查點人馬並無損傷謝元道官兵敗去必然還要來追俺們作速回去要緊胡奎說道俺們白白害了張勇須要連他家眷救去才好羅焜道俺白白吃了侯登這場苦須要將他殺了才得出這口氣再者我的隨身寶劍還在那裡也須取去謝元道張勇的家眷我已叫叟羅備了車子伺候若是侯登之仇且看和爺而上留爲後日報覆至於寶劍我們再想法來取今且收兵到分庄

張勇家救他家眷衆人依言一起人都趕到張勇家裡張勇的老少見救出張勇沒奈何只得收拾些細軟金珠裝上車子妻子老少也上了車子自有小嘍囉護送先行還有張勇家中猪鴨鷄鵝吩咐小嘍囉造飯衆人飽食了一頓然後一把火燒了房子一齊上馬都奔雞爪山去了那時家人上路已是申未酉初的時候謝元道俺們此刻前行後面必有大隊官兵追來不可不防衆人道他不來便罷他來時殺他個片甲不留便了孫彪道何不黑夜進城殺了那個瘟官再作道理謝元道不是這個說法俺們身入重地彼衆我寡只宜智取不可力爭孫賢勇領五十名嘍兵前去如此如此孫彪領了命去了又叫胡奎領五十名嘍兵前去如此如此胡奎

領命去了又叫王坤李仲領一百名弩手前去如此如此二人領命去了共四條好漢二百嘍兵一一去了謝元叫龍標張勇護送家眷前行後面俺同羅焜殺退敵兵便了不表衆好漢定了計策且言臧知府取進城來查點軍兵傷了一半可憐那些受傷的百姓一個個哀聲不止不一時軍廳守備于百把總巡捕官員一個個都來請安知府說道審察民情是本府的責在交鋒打仗是武職專司今日奉旨斬三名欽犯到點了五百軍兵百十名捕快約有七百餘人只斬三名重犯還被他劫了去追不回來若是上陣交鋒只好束手就紉明日朝廷見罪豈不帶累本府一同治罪一席話說得那些武職官見滿面通紅無言可答知府問道可有人領兵前

去追趕捉他幾個強盜回來也好回答上司若是擒得着正
犯本府親見上司保他隱遷衆人見知府如此着急只得齊
聲應道願聽太爺的鈞旨施行知府大喜點起一千人馬令
王守備當先李軍廳押後自己掌了中軍帶了十多名將
千百把總一齊吶喊出城已是酉時未刻日落滿山衆軍趕
了十數里過了胡家鎮只見遠遠有一隊人馬緩緩而行探
子報說前面正是劫法場的响馬知府聽得喝令快趕趕了
一程天色已黑下來了知府吩咐點起燈球火把併力追趕
只見前面那一隊人馬緊趕緊走慢慢趕慢慢走到追了十八九
里知府着急喝令快追那王守備催動三軍縱馬搖鎗大叫
強徒休走加力追來只見前面的人馬一齊扯下左有羅焜

搖鎗叫戰右有謝元仗劍來迎二人冲來鎗劍齊舉大喝道
賊官快來領死王守備撲面來迎戰在一處那知府在火光
中認得羅焜大叫道反賊在此休得放走將一千人馬排開
四面圍住羅焜廝殺羅焜大怒將手中鎗一緊早挑了幾名
于百把總下馬王守備等那裡抵敵得住那一千兵將四面
撲來也近不得身正在兩下混戰忽見軍士喊道啟上太爺
城中火起了知府大驚在高處一望只見烈燄冲天十分利
害這些官兵都是在城裡住家的一見了這個光景那裡還
有心戀戰四散奔逃知府也着了急回馬就走羅焜謝元領
兵追來那王守備正在半路只聽得一聲梆子响王守備領
了一百名弓弩手一齊放箭箭如雨點官兵大驚叫苦不迭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雞瓜山切軍買馬

淮安府告急申文

話說那知府同王守備等正與羅焜交戰忽聽四面火起回頭就跑不防敗到半路之中又遇見王坤李仲領了一百名弓弩手在兩邊松林裡面埋伏一齊放箭擋住官兵的去路勢不可當這些官兵叫苦連天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只得冒箭捨命往前奔走後面羅焜謝元追來同王坤李仲合兵一處搖旗吶喊加力追趕衆軍大叫喊知府留下頭來城已破了還往那裡走這一片喊聲把個城知府只嚇得胆落魂飛伏鞭而走那李軍廳王守備見嘍兵追趕又急城中火

光又猛四面喊殺連天黑暗之中又不知兵有多少那裡還敢交鋒只顧逃命那敗殘兵將殺得首尾不接一路上棄甲丟盔不計其數這纔是

聞風聲而喪胆

聽鶴唳而消魂

且言臧知府同王守備領着敗殘人馬捨命奔到城邊只見城中火光冲天喊聲振地早有胡奎孫彪領了一百嘍兵從城中殺將出來大叫道休要放走了臧知府一條鞭一口刀飛也是冲將上來臧知府等只嚇得魂飛天外魄降九霄那裏還敢進城開一條血路落荒走了胡奎等趕了一陣却好羅焜到了兩下裡合兵一處忙忙收回兵卒回奔舊路上雞爪山去了正是

妙算不殊孫武子

神機還類漢留侯

十五

看官你道胡奎孫彪只帶了一百名嘍兵怎生得惟城去原來臧知府不諳軍務他將一千人數盡點將出來追起羅焜也不留一將守城只有數十個門軍幹得其事不料胡奎孫彪伏在草中知府的人馬過去被孫彪在黑暗處扒上城頭殺散了把門的軍士開了城門引胡奎殺進城來四路放火那一城文武官員都隨臧知府出城追趕羅焜去了城中無主誰敢出頭那黎民百姓又是日間嚇怕了的一個個都閉門閉戶各保性命被胡奎孫彪殺到庫房門口開了庫房叫嘍卒把銀子都搬將出來駝在馬上殺出城來正遇知府敗回被他二人殺退了總同羅焜等合同一處得勝而回後人

有詩在謝元的兵法道

仙機妙算驚神鬼

兵法精通似武侯

對陣交鋒勝全敵

分明博望卧龍謀

又有詩贊胡奎的義勇道

義重桃園一拜情

流離頭沛不寒盟

漫誇蜀漢三英傑

贏得千秋義勇名

且言六位英雄會在一處一棒羅响收齊嘍卒一路而回趕過了胡家鎮正遇着龍標張勇護着家眷前來探信見人馬得勝大眾吹樂八位好漢訴說交鋒之事又得了許多金銀各人耀武揚威十分得意走了一夜不覺離了淮安七十餘里早已天明謝元吩咐在山凹之內札下行營查點三百嘍

兵也傷了二三十個劫一個不少謝元大喜在近村人家買了糧草秋毫無犯將人馬扮做捕盜官兵模樣分爲三隊而行往雞爪山進發行到半路恰好裴天雄差頭且下山前來探信遇見謝元人馬得勝而回好不歡喜謝元先令頭自引頭張勇家眷上山去了八位好漢行到山下早有守山的嘍卒入寨報信裴天雄大喜同魯豹雄帶領大小頭目大開寨門細吹細打迎下山來羅焜等見了慌忙下馬裴天雄迎接上山到了聚義廳大家叙禮坐下羅焜道多蒙大王高義救我羅焜一命俺何以爲報裴天雄說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總得幸會小弟爲因奸臣當道逼得無處安身故爾罷詩落草羅焜兄不嫌山寨褊小俺裴天雄情愿讓位羅焜道多

蒙不棄願在帳下聽令足矣焉敢如此謝元道俺已分了次序在此不知諸位意下如何衆人齊聲應道願聽軍師鈞令謝元在袖中拿出一張紙各衆人近前一看只見上寫道我等聚義高山誓愿除奸削佞同心合意共成大業今議定位次各宜凜遵如有異說神明照鑒

第一位鐵閻羅裴天雄 第二位春元壇胡奎

第三位玉面虎羅焜 第四位賽諸葛謝元

第五位獨眼重瞳魯豹雄 第六位過天星孫彪

第七位兩頭蛇王坤 第八位雙尾蝎李仲

第九位穿山甲龍標 第十位小神仙張勇

當下衆人看了議單齊聲說道軍師派得有理如何不依不

依者軍法從事胡奎羅焜不敢再謙只得依了裴天雄大喜
吩咐嘍卒殺牛宰馬祭告天地定了位次次日大小頭目都
來參見過了大吹大擂飲酒賀喜當晚盡歡而散次日裴天
雄陞帳大小頭目參見畢裴天雄傳令說道從今下山只取
金銀不許害人性命凡有忠良落難前去相救若有好雄作
惡前去勦除山上立起三關城垣宮殿堅立義旗是濟困扶
危迎俊傑除奸削佞保朝廷軍令一下各處脩辦收拾得容
齊整整威勇非凡那胡太太同龍太太自有裴夫人照應各
各安心住下每日裡裴天雄同眾位好漢操演人馬準備迎
敵官兵不提且言臧知府那一夜被羅焜胡奎裡應外合一
陣殺得胆落魂消落荒逃命等到天明打聽賊兵去遠方纔

放心收兵進城安民已畢查點城中燒了五處民房官署劫
去十萬皇餉銀兩傷了五百人馬殺死了兩名千總五名把
總痛聲遍地人人埋怨官府不好坑害良民那知府無奈只
得將受傷陣亡的人數並百姓的戶口劫去的錢糧細細的
開了一個冊子將侯登出首羅焜的衣甲器械胡奎等原案
的口供查明叫書吏帶了冊子自己同李軍廳王守備三人
帶了印信連夜坐船過江到南京總督轅門上來原來那知
府同軍廳守備三個人各湊了六七千兩銀子到南京尋門
路送與總督保全官爵那總督是沈太師的姪子名喚沈庭
華也是個錢虜收了銀子隨即傳見臧知府同李軍廳王守
備一同進內堂參見將交戰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呈上冊子

沈廷華看了大驚道事關重大只怕你三人難保無罪知府
哭拜在地要求大人在太師面前方便一言卑府自當竭力
報効沈廷華將羅焜的衣甲寶劍一看上面却是魯國公程
府的字號沉吟一回道有了有了你三人且回衙門候本院
將這件公案申奏朝廷着落在程府身上便了知府大喜忙
忙告退回淮安去了不表單言這沈廷華疊成了文案就差
官進長安告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邢子富怒罵媒婆

侯公子扳駮買盜

話說沈廷華得了臧知府等三人的賍銀遂將一件該殺的
大公案不怪地方官不守也不發兵捉拿大盜只將羅焜造

下的衣田寶劍為憑說魯國公程命收留反叛結黨為非既
同反叛相交不是強徒就是草寇將這一千人犯都叫他擒
捉做成一本寫了家書取了一枝合箭差中軍官進京去了
這且不提且言臧知府辭了總督回來不一日船抵馬頭上
岸忽見兩個家人手裡拿了一張呈子攔馬喊冤告狀左右
接上狀子知府看了一遍大驚道又弄出這樁事來了心中
焦躁叫役人帶了原告回衙候審打道進城看官你道這兩
個告狀的是誰原來是柏府來報被盜的事自從夜戰淮安
之後第二日臧知府見總督去了淮安城內無人民心未定
那一夜就有十數個賊聚在一處商議乘火打劫就出城來
搶劫富戶恰恰的來到柏府明火執杖打進柏府要寶貝把
粉粧婆

個侯登同侯氏眾人嚇得尿流屁滾躲在後園山子石下不敢出頭梢府家人傷了幾個金銀財寶劫去一半回頭去了次日查點失物侯氏夫人着了急開了失單寫了狀子叫兩個家人在馬頭上等候臧知府一上岸就攔馬頭遞狀臧知府看了狀子想道相文連乃朝廷親信之臣住在本府地方弄出盜案倘他見怪起來如何是好隨即回衙陞堂坐定排班已畢帶上來問道你家失賊共有多少東西還是從後門進來的還是從大門進來的有火是無火來是甚麼時候家人回道約有十七八個強盜三更時分塗面纏頭明火劫杖從大門而進傷了五個家人劫去三千多兩銀子物件等項現有失單在此求太爺詳察知府看過失單好不煩惱隨即

傳委了王守備前去查勘一面點了二十名捕快出去捉獲一面出了文書知會各屬臨近州縣嚴加拿訪懸了賞格在各處張掛吩咐異方總退了堂次日委官脩理燒殘的府庫房屋開倉發餉將那些殺傷的民人兵丁照冊給散糧餉各名回家養息按下臧知府勞心之事且言侯登告過被盜的狀子也進府連催了數次後來冷淡了些時心中想爲了王霜做夫妻弄下這一場潑天大禍羅焜脫走他罷了只是王霜不知去向叫我心癢難撓如今再沒有如他的一般的女子來與我結親了猛然想起豆腐店那人兒不知如何了只爲秋紅逃走接手又是羅焜這樁事鬧得不清也沒有到王媒婆家去討信這一番兵火不知他家怎樣了今日無事何

不前去走走討個消息主意已定忙入房中換了一身新衣服帶了些銀子瞞過家人竟往胡家鎖上而來一路上只見家家戶戶收拾房屋整理牆垣都是那一夜交鋒這些人家去了門戶躲避那些敗殘的人馬越火打劫虜掠這些人家運目乎定方纔回家修理侯登看見這個光景心中想道不知王婆家裏怎樣了慌忙走到門前一看轉還沒有傷損忙扣門時玉狐狸王大娘開了門見是侯登笑嘻嘻的道原來是侯大爺你這些時也不來看看我我們都嚇死了正是你捉了羅焜帶累我們遭了這一場驚嚇侯登道再不要提起我家這些時三椿禍事遂將秋紅逃走及羅焜被盜之事說了一遍王婆道原來有這些事故當下二人談了些閑話王

大娘叫丫鬟買了幾盤茶食款待侯登他二人對面坐下吃了半天侯登問道豆腐店裡那人兒你可曾前去訪訪王大娘道自從那日大爺去後次日我就去訪他他父姓和名子富原是淮安人搬到長安住了十幾年今日纔回來的聞得那和老爹爲人古執只怕難說侯登道他不過是個貧家之女我們同他做親就是抬舉他了還有甚麼不受只愿他沒有許過人家就好了王大娘你今日就去代我訪一訪我有重重謝你王大娘見侯登急得臉故意笑道我代大爺做勞了這個媒大爺謝我多少銀子侯登道謝你一百二十兩你若不信你拿戲子來我今日先付些你那王大娘聽得此言忙忙進房拿了戲子出來侯登向懷中取出一包銀子打開

來一秤共是二十三兩秤了二十兩送與王大娘道這是足
紋二十兩你先收了等事成之後再我你一百兩這是剩的
三兩銀子一總與你做個靡費王大娘笑嘻嘻的收了銀子
說道多謝大爺我怎敢就受你老人家的厚賜侯登道你老
實些收了罷事成之後還要慢慢的看顧你王大娘道全仗
大爺照看呢侯登道我幾時來討信王大娘一想道大爺你
三日後來討信便了還有一件事他也是官家子弟恐怕他
不肯把與人做妾就是對頭親也罷侯登道悉聽你高才見機
而行便了王大娘道若是這等說就包管在我身上侯登大
喜道拜託大力就是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

當于侯登別了王大娘去了這王瓜狸好不歡喜因想道我
若是替他做妾了到是我一身受用不怕他不常來照應照
應遂將銀子收了鎖了房門吩咐了鬚看好了門戶竟望那
子富家來了不一時已到門首走進店裏却好那子富總在
胡奎家裡暗暗搬些銅錫家伙來家用總到了家王媒婆就
進了門大家見了禮入內坐于張二娘同那巧雲陪他吃了
茶各人通名問姓談些閑話王大娘教口問道這位姑娘尊
庚了張二娘回道十六了王媒婆讚道真正好一位姑娘
但不知可會恭喜呢張二娘回道只因他家父親古執要揀
人才家世因此尚未受聘王媒婆道既是那老爹只得一位
姑娘也該早些恭喜我到有個好人家人才好家道也好又

是現在鄉紳的公子同姑娘將是一對張二娘道既是如此好得緊了少不得自然謝你忙請那老爺到後面來將王媒婆的話說了一遍那子富問道不知是那一家王媒婆道好得緊呢說起來你老爺也該曉得離此不遠就在鎮子居住現任巡撫都察院柏木老爺的內姪侯大爺他年方二十尚未娶親真乃富貴雙全的人家只因昨日我到相府走走說起來他家太太托我做媒我見你家姑娘人品出家年貌相當我來多個事見你道好不好那子富道莫不是前日捉拿反叛羅焜的侯登麼王媒婆道就是他了他子富不聽見是他猶可聽見是侯登不覺的怒道這等滅人倫的衣冠禽獸你也不該替他來開口他故表妹都放不過還要與他做親

只好轉世投胎再來作法這些話把個王狐狸說得滿面通紅不覺大怒回道你這老人家不知人事我來做媒是抬舉你你怎麼得罪人你敢當面罵他二句算你是個好漢那子富道只好你這種人奉戒他我單不喜這等狐羣狗黨的腌臢貨那王媒婆氣滿胸膛跑出門來說道我看你今日嘴硬只怕日後懊悔起來要把支兒送他他還不要哩說罷他氣狠狠的跑回家去了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強出頭

那王媒婆氣了一個死回去想道這般貨我只說得穩了的誰知到惹了一肚皮的瘟氣等明日侯大爺來討信待我上他幾句撮弄他起來與他做個手段他總曉得我的利害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祁子富問罪充軍

過天星扮商買馬

話說祁子富怒罵了玉菱一場這玉狐狸回來氣了一夜正沒處訴冤恰好次日清晨侯登等不得便來討信王媒婆說好了好了且代我土他幾句撮弄他們鵲蚌相爭少不得讓
我漁翁得利主意已定忙將臉上抓了兩條血痕身上衣服扯去兩個鈕扣子睡在床上叫了鬟去開門了鬟開了門侯登匆匆進來問道你家奶奶往那裡去了了鬟回道睡在房裏呢侯登叫道王大娘你好享福此刻還不起來王媒婆故意哭聲說道得罪大爺請坐坐我起來了他把烏雲抓亂慢

慢的走出房來對面坐下叫了鬟捧茶侯登看見王大娘烏雲不整面帶傷痕忙問道你今日爲何這等模樣王婆見問故意兒梳下幾點淚來說道也是你大爺的婚姻帶累我吃了這一場苦侯登聽得此言忙問道怎麼帶累你受苦到要請教說明王婆道不說的好說出來只怕大爺要動氣何苦爲我一人又帶累大爺同來啣氣侯登聽了越發疑心定要他說王婆說既是大爺要我說大爺莫要着惱我只因大爺再三吩咐叫我去做媒大爺前脚去了我就收拾到祁家豆腐店裡去爲大爺說媒恰好他一家兒都在家中我問他意見還未有人家我就提起做媒的話到有幾分妥當後來那祁老頭問我是說的那一家我就將大爺的名姓家世並柏

府的美名添上幾分富貴說與他聽實指望一箭成功誰知他不聽得是大爺猶可一聽得是大爺就心中大怒惡罵大爺我心中不服同他揪扯一陣可憐氣個牛死侯登聽得此言不覺大怒問道他怎生罵的待我去同他說話王婆見侯登發怒說道大爺他罵你的話難聽得狠呢到是莫去講話的好侯登說有甚麼難聽仰快快說來王媒婆說道罵你是狐羣狗黨衣冠禽獸那表妹都放不過是個没人倫的狗畜生他不與你做親我被他罵急了我就說道你敢當面罵侯大爺几句他便時着眼睛說道我明日偏要當面罵他忖他怎的我也氣不過同他揪在一堆可憐把我的臉都抓傷了衣裳都扯破了回到家中氣了一場一夜沒有睡得着故慢

今日此刻纔起來侯登聽了這些話句句罵得狠心那裡愛得下去又惱又羞跳起身來說道罷了罷了我同他不得開交了王媒婆說道大爺你此刻急也無用想個法見害他使他不致違五傲六那時我偏叫他女鬼送過來與你纔弄個手段侯登道他同我無一面之交叫我怎生想法害他只有叫些人打他一頓再作道理王媒婆說道這不好況他有多歲年紀若是打傷了他那時反為不美為今之計大爺不要出名轉出別人來尋他到官司裡去就好講話了侯登道好好的怎得到官呢二人正在商議忽聽有人扣門王媒婆問道是那一個外面一個小書童問道我家侯大爺可在這裡侯登見是家人口音便叫開了門只見那書童領了四個

捕快走將進來見了侯登將手一拱說道侯太爺好耐人我們早上就在尊府候了這半日原來在這裡作樂呢侯登說道來托王大娘我幾個了鬚是以在此失迎失迎不知諸位有何見教家人道只因令親府上盜案的事大爺點了我們在外捉拿三日一追五日一比好不苦楚昨日纔拿到兩個那些賍物都分散了太爺審了一堂叫我來請侯大爺前去認贓我們奉候了一早上此刻纔會見大爺的駕侯登道原來如此到難爲你們了事後少不得重重謝你們家人道全仗大爺提挈纔好呢那王媒婆見是府裡的差人忙叫了鬚備了一桌茶來款待家人吃了茶侯登同他一路進城路上問道不知道這兩個強盜是那裡人叫甚麼名字捕快道就是

你們鎮上人一個叫張三一個叫王四就在那家豆腐店傍邊住侯登聽得那家豆腐店猛然一觸想道要害那子富就在這個機會心中暗喜一路行來到了府門口侯登向捕快說道你們且慢些稟太爺先引我到班房裡讓我問問他着捕快也不介意只得引侯登到班房裏去扯了兩個賊來是鎮士的二名軍犯一向認得侯登一進了班房看見了侯登就雙膝跪下道可憐小人是誤入府裏去的要求大爺開恩活罪侯登暗暗歡喜便支開家人低低問張三道你二人要活罪也不難只依我一件事就是了張三王四跪在地下叫道隨大爺有甚麼吩咐小人們總依只求大爺莫要追比就是了侯登道諒你們偷的東西都用完了如今鎮士那家豆

腐店裡同我有仇我尋些賍物放在他家裏只要你們鬪堂招個窩家叫人前去搜出賍來那時你們就活罪了張三大喜道莫是長安搬來的那個和子富麼侯登道就是他張三道這容易只求大爺做主就是了侯登大喜吩咐畢忙叫捕快說道我纔問他二人賍物俱已不在了必定是寄在那裡托你們稟聲太爷追出賍來我再來候審倘若無賍我家姑丈相大人却不是好惹的捕快只得答應領命去了這侯登一口氣却跑到胡家鎮上到了王媒婆家將已上的話見向王媒婆說了一遍王媒婆大喜說道好計好計這就不怕他飛上天去了只是今晚妻安排得好侯登道就托你龍宮下定計別了王媒婆走回家中瞞住了書童瞞過了姑母等

到黃昏後偷些金銀古董綢緞衣服打了一個包袱暗暗出了後門乘着月色一溜烟跑到王媒婆家玉狐狸預先叫他一個姪子在家伺候一見侯登到了忙忙治酒款待侯登只吃到人靜之候悄悄的向王媒婆的姪子拿了東西到和家後門口見人家都睡了侯登叫王媒婆的姪子扒進土牆帶進包袱月色暗着望四下裏一看只見猪傍邊堆着一大堆亂草他輕輕的搬起一個亂草將包袱拋將進去依舊將草堆好了跳出牆來見了侯登說了一遍侯登大喜說道明日再來說話罷就回家去了按下侯登同王媒婆的姪子做過了事自家去了不表且說那和子富次日五更起來磨了豆子收拾開了店門天色已明就搬家伙上豆腐只聽得那烏分庄裝

鴉在頭上不住的叫了幾聲。邢子富道：「難道我今日有禍不成？」言還未了，只見來了四個捕快，人個官兵走進來，一條鐵索不由分說，就把邢老爹鎖將起來。這纔是

無事家中坐

禍從天上來

當下邢子富大叫道：「我不會犯法，鎖我怎的？」捕快喝道：「你結連江洋大盜，打劫了柏府，昨日拿到了兩個，已經招出贓物，窩藏在你的家裡，你還說不會犯法，快快把贓物拿出來，省得費事。」邢子富急得大叫道：「平空害我這椿事，這是那裡說起。」捕快大怒道：「且等我們搜搜看。」當下眾人分頭一搜，恰恰的搜到後門草堆，搜出一個包袱來。眾人打開一看，都是些金銀古董，上有字號，正是柏府的物件。眾人道：「人賊現獲，你

還有何說？」可憐把個邢子富一家，見只嚇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覷，不敢做聲。又不知賊物從何而來，被眾人一條鐵索鎖進城中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粉粧樓傳記卷之四終

分生裝

所入書
圖
書

